



作品 正

最后的格格

朝

末代格格的痴怨情仇 乱世之中的情爱大戏
一场浪漫邂逅 一次致命苦恋 一桩恩大于情的婚姻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无望之旅 天堂地狱一念之间



最后的格格

于正
作品

Zh Zheng
De Geng



北京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格格 / 于正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54-1782-3

I. 最…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4663 号

最后的格格

作 者 于 正

策划编辑 王 磊

责任编辑 张 冉

特约策划 穆小勇

特约编辑 罗 斐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44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68433141(编辑部)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 590 千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782-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最后的受伤

霍思燕

杀青了，杀青了。24日下午 15:30 于横店，导演说本着“最后的格格”一定要在最后杀青的原则，我只有在送走了键锋、唐宁、钟亮、徐葡萄（我给我“额娘”起的外号，她也很喜欢呢）后，自己还坚持到最后——大雨中独角戏，上演“雨中追马车”。两辆水车，下吧，下吧，有本事你再下大点……

第一个镜头，全景，雨中。从街的一头追马车到街的另一头，顺利一条过。

第二个镜头，中景，马车过画，我跑到指定的位置跌倒。此时意外发生了！由于路滑地硬，我重重倒地，左手掌擦破了香港两元硬币那么大的伤口，皮肉中还夹有小石子、血，啊……还沾到了泥水，疼……好疼……天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不过也是，此时除了我能受伤的就只有马了……大家围了过来，纸巾、药水、酒精棉、OK 绷……又一通折磨，此时我已经浑身湿透、发冷，只求快快结束拍摄。“没事儿，没事儿，导演我们继续拍吧。”继续雨中追马车……

第三个镜头，侧面角度中景，内容同上。天啊，我太累了，又没照顾好自己，伤口重重地碰到了地上……

第四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脸部特写。剧本要求：“云香格格此时已经分不出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了……”我哭了，不知道此时我是以云香格格的身份落泪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泪。这四个月来我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每天工作 16~20 个小时。太多次的挑战自己，回到酒店躺在床上，连翻身都没力气的我就像一具只会呼吸的小尸体。说实话，长这么大我从没有这么累过。我不是在抱怨，那一刻的我好幸福。导演抱起了一身泥泞的我，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光：“思燕好样的，一定值得的！”我用最快的速度擦干脸上的雨水、泪水，这才是真正的自己（由于演悲剧多，生活中的我已经越来越坚强，从来不让自己哭）。大家在鼓掌，我们一起欢呼！举着一只伤手的我回到了酒店的房间，浑身没有了力气，连潜水衣都无力脱下，助手 Apple 三下五除二帮我脱掉，把我塞到了浴室里，并且还给我洗了头发……

下一站,机场,飞香港……

源自:霍思燕新浪博客“彦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3db2b010007op.html

霍思燕,著名演员。影视作品:《最后的格格》、《恋之天国》、《大清后宫》、《嘉庆传奇》、《杨乃武与小白菜》、《聊斋》、《欢天喜地七仙女》、《少年天子》、《女人汤》、《钱王》、《孙中山》、《星梦恋人》、《三少爷的剑》、《九九归一》、《罪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我的荣幸

陈键峰

2006 年底到 2007 年初,我留在横店拍剧,参演于正大哥的新剧《最后的格格》。说真心话,在这部戏当中我拍得很辛苦,但却十分开心,因为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几乎超出我这五年的经历,很多个第一次,我都在《最后的格格》里献上了——荧幕上的眼泪,流得比过去多得多;剧中经历了两个年代,从青年演到中年,我还当上了人家的爸爸……不止这样,戏中我的经历、我的身份也是高潮迭起,直教人喘息不得。虽然杀青到现在几乎快一年了,而我也拍完了另外一部戏,但那份刻骨的情,仍然不时在我心中萦绕,久久不散。

所以我说:《最后的格格》是一部难得的巨献。

陈键峰:著名演员,TVB 当红小生。影视作品:《美丽人生》、《红衣手记》、《律政新人王》、《冲上云霄》、《怪侠一枝梅》、《西关大少》、《我师父系黄飞鸿》、《学警雄心》、《肝胆昆仑》、《识法代言人》、《最后的格格》等。





清朝,光绪年间,北京,深秋。

巍峨庄严的紫禁城里,众人各司其职,两排侍卫交叉巡逻,面容严肃。一切都很宁静,有枯黄的树叶随风飘落,打了个转又停下。一切都显得沉重肃穆,似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有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从拐角处探出脑袋左右看了看,似乎没人注意到她那儿的动静,她一发力,飞快地往神武门方向跑去。侍卫们依旧有条不紊地向前走着,当头一名侍卫不经意地往后看了一眼,却一眼看到那女子,下意识出声喝道:“什么人?!”

女子一怔,情急之下加快速度,脚步却是一刻也不停歇。此时侍卫们也都发现了异常,叫着“抓刺客——抓刺客”,齐力追了上去。这名叫凤英的女子见势不妙,慌乱之下看了看周围,只见旁边有一口大缸,她顾不得多想,猫腰躲了进去。

裕亲王傅伦刚从宫里出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心里正自猜疑,就见侍卫们一路搜寻了过来。傅伦咳嗽了一声,沉声问道:“何事如此吵闹?”侍卫们停下脚步纷纷行礼,异口同声道:“参见王爷。”发现凤英的侍卫上前一步,恭敬道:“回王爷的话,刚才奴才们发现一名可疑女子,不知王爷是否看见?”

傅伦不着痕迹地瞥了水缸一眼,心思一动,往另一边一指,道:“似乎往那边去了。”问话的侍卫不疑有他,道一声谢过王爷,便领着其他侍卫往傅伦指的方向追去。

傅伦见他们走远,这才来到水缸前,出声道:“他们已经走了,出来吧。”

凤英从缸里破水而出,水珠顺着她光洁的额头往下滴,阳光照射在她的黑发上,端的是名绝世佳人。当傅伦看到这样一朵出水芙蓉,饶是他阅人无数,竟也仿似身在仙境,一时出了神。

傅伦带着凤英一路疾走来到他办公的军机处,吩咐候在旁边的小太监拿来棉被,亲手替坐在热炕上不断打喷嚏的凤英围上,之后转身倒了一杯茶进来:“来,喝杯热茶驱驱寒。”凤英不敢抬头,低声道:“谢王爷。”接过茶小口小口地喝着,渐渐胸腔有了一股暖意。

傅伦看着她,柔声道:“你是哪个宫的宫女?叫什么名字?”凤英见面前高大英武的男子温言相问,心下镇静不少:“奴婢是乾西四所的柳凤英。”

“原来你就是那个深受老佛爷宠爱,奉命学习西洋魔术的宫女?”

“正是。”

“那你应该知道私自出宫是死罪，为什么还冒这么大的险？”傅伦心生奇怪。

凤英欲言又止，半晌才答道：“今儿晌午老佛爷把我赐给万岁爷了，说过了万寿节就给我名号……”

“哦？”傅伦心中疑惑更甚，“这是天大的恩典，难道你不愿意吗？”凤英轻轻地摇摇头，忽然红了眼圈：“一如宫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傅伦心下一紧，不由得问道：“你、你有萧郎吗？”凤英抬头看向傅伦，肯定道：“没有。”傅伦不明所以，不解道：“那为什么……”凤英微叹一声，“我入宫十一年，看透了宫里的尔虞我诈、争风吃醋，我不想那么过一辈子，所以想赌一赌——赌赢了，说不定能找到一个爱我的人厮守一生，赌输了，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总好过一辈子冷冷清清等着头发变白，等着青春流逝……”

傅伦说不上是痛惜眼前这刚烈的女子，还是惊异于她的大胆，只是怒道：“你这话简直是大逆不道！”凤英笑了笑，“我知道王爷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否则您刚才就不会救我。”

傅伦一时无言以对，踌躇道：“这……”

凤英突然下炕跪下，目中含泪：“奴婢求王爷成全！”傅伦吃了一惊，慌忙上前扶凤英起来，这时凤英脚下忽地一扳，整个人顺势跌入傅伦怀中。望着她清澈明亮的眼睛，傅伦只觉心中一震，又听凤英哀求道王爷，他吸了口气，松开怀中柔软的女子，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数日后，太和殿外广场的天空时时绽放着璀璨的烟花，引来文武百官交口称赞，就连慈禧也凤目含笑，一向不怒自威的面孔显得柔和了不少。这日，正是慈禧的寿辰，大大的金色“寿”字将整个太和殿照得满堂生辉，再看太监宫女们捧着各式美食鱼贯而入，朝中上下举杯同庆，倒显出一片难得的喜气来。

一段宫廷舞结束后，在掌声中凤英带着几个宫女抬着箱子上前。傅伦看到她，神色不由得一紧，心中暗想——成功与否全在今天了，凤英，你可不能出岔子啊……

凤英似乎感知了傅伦的忧虑，冲他微微一笑，上前跪拜慈禧：“奴婢柳凤英给老佛爷、皇上请安，老佛爷吉祥，皇上吉祥。”

慈禧哈哈大笑，看着自己一向宠爱的美丽少女，爱怜道：“起吧。凤英啊，你那洋玩意儿也学了不少日子了，哀家跟大伙儿也早就放出话去了，今儿就让他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神奇，什么叫匪夷所思？”

“是，奴婢遵命。”凤英恭谨地退到堂中，一边跳舞一边挥手，也不知她使了什么法子，便只见漫天白鸽飞起，扑棱着翅膀，那叫声仿佛在叫“吉祥、吉祥”。文武百官们哪有几个见识过这西洋魔术，他们不约而同伸长了脖子，议论纷纷。只有傅伦面色阴晴不定，紧张地捏住



了杯子。

凤英又一个旋身上前，打开早先搬来的箱子，将自己关在箱子里。之后宫女们围着箱子舞了三圈，再打开一看，人已经不见了。慈禧见此情景微微颌首，文武百官们嘴里赞着“妙啊！”纷纷鼓起掌来，只有傅伦明白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心中一喜控制不住手中的力道，啪的一声捏碎了手中的杯子，弄湿了朝服。他看了看周围，见旁人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勉强扯出一丝笑容，道：“不好意思，失陪了……”起身匆匆离席而去。

牵着一匹马，傅伦带着两名推着水车的太监来到郊外的一棵树旁，看了看左右，拿出两锭银子分别塞给他们：“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走吧。”一个年纪略小的太监随口问道：“王爷，这里边装着什么玩意儿？您看起来好像很紧张呢？”话音刚落，另一个老到些的太监狠狠地在他们头上打了一下，斥道：“住口！主子办事自有主子的道理，问那么多干吗？不要命了是不是？！”之后恭敬地跪下打了个千，“王爷，您忙，奴才们告退了。”拉着显些闯祸的太监匆匆离去。

傅伦略站了几秒，敲了敲水车，道：“已经安全了，出来吧。”之后用力打开水车，扶凤英出来。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确信自己已经不在那可怕的紫禁城里，凤英欢快地笑着，一把抓住了傅伦的肩膀：“我终于出来了？我终于出来了是不是？”傅伦心中涌动着一股复杂的情绪，好似他们的计划终于成功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点头道：“是的，你出来了，以后你的人生是你的了。”

凤英忽然跪下，内心充满感激，道：“多谢王爷成全，凤英感恩不尽。”傅伦扶起她：“别说客套话了，趁着宫里还没察觉你赶快走吧，再耽搁就走不了了。”凤英抬头看了傅伦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是，凤英告退，王爷，我们后会有期。”傅伦艰难道：“后会有期。”看着她渐渐走远的背影依依不舍，忽然他想到了什么，高声道：“凤英姑娘——”

凤英疑惑地回过头，傅伦已赶了上来掏出令牌递给她：“此刻城门已关，万一你出不了城的话，就拿我的令牌给城门官看，就说是我府上的丫鬟。”凤英点点头，接过令牌就要离去，傅伦说着等等，解下身上的披风围在凤英身上：“天寒路冻，小心着凉——”

凤英突然鼻子一酸，道：“谢王爷。”至此傅伦再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与凤英多说一句话，只能互道珍重，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忽然，傅伦又回头，迟疑道：“凤英姑娘——”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情意暗涌，二人竟一时无话。稍停后凤英先开了口：“王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傅伦心知自己对凤英动了真情，暗骂自己废物，堂堂大清亲王竟不敢挽留自己心爱之人，真是笑话。他鼓起勇气，恳切道：“你……可不可以不走？”凤英的眸中五味杂陈，一时不敢轻许。傅伦又道：“与其牵肠挂肚，不如留下来，怕只怕委屈了你……”



凤英迟疑道：“凤英自小入宫，什么委屈没尝过，怕只怕高攀不起……”傅伦闻言大喜，冲动地上前一把抓住凤英的手：“人生难得一知己，什么委屈？什么高攀？都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我要的是你，只有你！凤英，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凤英兀自犹疑：“这……”傅伦见她并不表态，急道：“凤英，相信我，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直至此时此刻，凤英才确定裕亲王是认真待己，她喜极落泪，轻轻地点了点头：“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傅伦大喜，拉住她的手，柔声道：“你放心，我不会负你的，我爱新觉罗·傅伦发誓，我生生世世只爱凤英一个，我只爱凤英一个——”

凤英忍不住笑了，晶莹的泪珠挂在她的脸上，面容却是喜悦的。傅伦抱起凤英策马狂奔，凤英将脸贴在傅伦的胸膛上，听着他有节奏的让人心安的心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在他们二人浓情蜜意之时，宫内乱成一团，慈禧下令封锁九门，统领带着侍卫们呈放射状四处散开，每条大街小巷都查了一遍，却终究一无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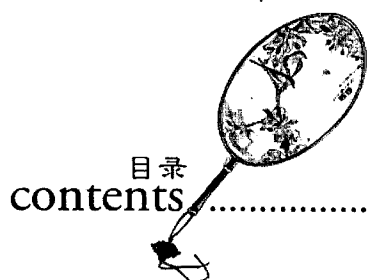
宫女柳凤英就这么消失在了慈禧太后的寿宴上，慈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派人寻找她的下落，却始终遍寻不找。再后来宫里传出了凤英是妖孽的流言，一时间竟人心惶惶，慈禧为了安抚人心，便下令所有的人不得再提柳凤英的只言片语，于是柳凤英其人其事很快在历史的洪流中淹没了……

同年八月，裕亲王傅伦娶了一名美貌的姨太太，在声声锣鼓和响亮的鞭炮声中，喜娘扶着新娘缓缓入内。喜娘高声道：“新娘过马鞍，岁岁都平安，新娘过厅堂，如意又吉祥，新娘跨火盆，来年添子又添孙——”宾客们纷纷向傅伦祝贺，傅伦乐开了花，只有旁边的大福晋玉琴一脸落寞，在客人上前寒暄的时候才不得已挤出一丝笑容。

一阵风过，吹起了凤英脸上的头巾，露出她绝世的容颜。有幸看到的宾客赞赏不已，凤英听到后轻轻一笑，手一抬，落下漫天花雨。众人哗的一声爆出惊叹，俄而便纷纷鼓起掌来。此时玉琴的脸上却流露出了害怕的表情——这个新姨太太使的是什么把戏？竟然说变就变，莫非使了什么妖法？

不单大福晋又惊又惧，府里许多下人也忐忑不已，慢慢地府中谣言四起，最众口一词的版本是——傅伦幼时曾救过一只白狐，而这个姨太太就是白狐所化前来报恩的，她使用妖法可以随心所欲变出任何东西。再看她的长相，哪里有人是可以美成她那样的？分明就是狐妖变幻的嘴脸……





目录
contents

序言

001.
楔子

001.
第一章 乍相遇

020.
第二章 春意动

036.
第三章 爱别离

051.
第四章 世间路

070.
第五章 有所思

086.
第六章 求不得

104.
第七章 分飞燕

118.
第八章 恨无常

135.
第九章 泪痕残

153.
第十章 梦里爱

168.
第十一章 相见欢

182.
第十二章 别时难

198.
第十三章 苦相守

208.
第十四章 良人夜

224.
第十五章 同生死

238.
第十六章 托终身

254.
第十七章 迷离夜

270.
第十八章 咫尺间

282.
第十九章 狂风乱

295.
第二十章 怕辜负

311.
第二十一章 龙虎斗

326.
第二十二章 很受伤

340.
第二十三章 梵天变

356.
第二十四章 太无助

371.
第二十五章 带你走

384.
第二十六章 春去也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乍相遇

Zaibou De
Geg

一晃凤英嫁入裕王府已经一年有余。这天天色沉郁，厚重的乌云笼罩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雷声轰鸣中丫鬟碧荷手端一碗参汤，沿着花园的长廊稳健地走着，走到一个转角时，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蹿出，挡住了她的去路。碧荷吓了一跳，险些打翻了手中的参汤，定睛一看，原来是管家海青。

海青早就垂涎碧荷的美色，今天好不容易四下无人，他便起了色心，淫亵地盯着碧荷，奸笑道：“碧荷，我又不是狮子老虎，你老躲着我干什么？”说着就要去伸手摸碧荷的脸。碧荷躲闪不及，往后退了几步，惊慌道：“方管家，请自重。”

海青依然不依不饶，嘿嘿笑道：“自重？碧荷，你的皮肤可真是越来越嫩了，来，让我摸摸，看能不能赶上江南织造新进的丝绸。”不由分说去抓碧荷的手。一个脚下不稳，碧荷手里的参汤掉落在地，她慌忙蹲下来拾捡碎片，海青却趁机从身后抱了上去。

碧荷大惊失色，边哭边挣扎道：“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就在这时，海青的身后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住手！”

被打断的海青心生怒气，扭头道：“谁敢坏我好事？！”不料回头看见的是有孕在身的侧福晋凤英，却是个招惹不得的人物，顿时硬生生挤出笑脸：“侧、侧福晋……我……我是跟碧荷闹着玩的……”

凤英冷笑：“闹着玩？宗人府里的皮鞭、板钉更好玩，要不要送你去那边玩一玩？”

海青尴尬地陪着笑，讪讪道：“侧福晋您可真会开玩笑……”

凤英却不与他客气，怒道：“谁跟你开玩笑？！如果下一次再让我看见你‘闹着玩’，我就请王爷送你去宗人府待几天！”

海青见侧福晋不是个好哄骗的主儿，只能违心地低头认错道：“是是是……奴才下次不敢了……不敢了……”说着拔腿就想走。凤英并不善罢甘休，喝道：“等一下，跟碧荷道歉。”

海青强压怒气，依言道：“对……对不起……”

“太轻了，我听不见。”

海青低头提高音量道：“对不起。”

凤英这才沉声说滚！海青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心里却暗暗有了恨意。

一旁的碧荷见海青遭到斥责，上前对凤英施礼，感激道：“侧福晋，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奴婢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呢！”

凤英温和地笑了：“对付这种人不能客气，你放心，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了。来，快把眼泪擦擦，你瞧——”她手一抬变出一块丝巾，紧接着又变出一束花，送给了碧荷。碧荷看到这么神奇的事物，立刻忘记了伤心，好奇地说道：“真好玩！侧福晋，您这是怎么变的呀？”

凤英点着她的鼻子，卖起了关子：“秘密。”

“哎呀，”碧荷的小丫头心性上来了，央求了起来，“侧福晋，您就告诉我吧……”

“真拿你没办法，好了，告诉你，其实是……”凤英如此这般说了一通，碧荷连连点头，两人相视而笑。

一旁隐蔽的角落里，海青偷偷地朝外头吐了口口水，轻声骂道：“哼，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仗着王爷宠爱就在这儿耀武扬威，我呸——”

乌云似乎更加浓重了，闷雷一声赛过一声。快下雨了。

裕王府大厅内，福晋玉琴刚喝了一口茶，哇的一声便吐在了地上，怒气冲冲道：“呸，这是什么茶？想苦死我是不是？去换！”

丫鬟吓得连忙应是，赶紧拿着茶退了下去。

这时海青走了进来，低眉顺眼地上前道：“奴才给福晋请安，福晋吉祥。”

玉琴仍然余怒未消，恨道：“还吉祥呢？我看我都快极乐了！”

海青上前轻轻捶打福晋的肩膀，轻声道：“下人们伺候得不周到，回头奴才替您教训他们就是，您先消消气，别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

玉琴叹了口气：“如今王府上下只围着柳凤英一个人打转，就连王爷都快不记得有我这个福晋了，我的身子还重要吗？”

海青眼睛一转计上心来，态度愈加恭敬：“重要，重要。您是合府上下的主心骨，哪能不重要呢？依奴才看，这一切并不是王爷的问题，而是……侧福晋……妖性太重……”

玉琴哦了一声，挑眉等待下文，海青凑到她的耳边道：“您还没听说吧？外面的人都在传侧福晋是个妖孽，她修炼成了人形，用妖术迷惑了王爷。”

玉琴疑道：“真的假的？”海青笑了一下，小人嘴脸毕露：“当然是真的，福晋您想想，她进府前王爷对您是何等的宠爱，可如今呢？若不是妖术，哪能这么迷惑人？再说平日那些妖门鬼道，您都亲眼见过……”玉琴点点头，海青继续道，“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侧福晋如今已怀有身孕，奴才怕万一生出个什么小妖精来，不仅祸害王爷、福晋，恐怕连整个王府都要遭殃……”

玉琴顿时紧张起来，忙问：“那……那该怎么办才好？”

海青使眼色遣退下人，到外头谨慎地看了一圈，方才回到厅内，对福晋做了一个杀的手势。玉琴虽不喜凤英，却从未想过加害于她，此刻被海青的动作吓了一跳，连声说：“不行，人命关天，这要让王爷知道了，我可怎么活呀？”

海青却不肯罢休，怂恿道：“王爷已被妖术迷惑，早已分不清黑白——再说，王爷此时不是不在吗？”玉琴蹙紧了眉头，思考着此事的可行性，海青在旁又添了一句，“现在不动手，等那小妖精生下来，可真就没机会了……福晋，三思啊……”

“这……”玉琴犹豫了。

裕王府花团锦簇的花园内，凤英和碧荷以及其他丫鬟嘻嘻哈哈地玩闹着。凤英挥了挥手，一对白鸽从她的袖口飞了出来，飞往广阔的天空。碧荷和丫鬟们纷纷拍手叫好，笑道：“侧福晋真厉害！”

海青看着她们嬉闹的场景，心中冷笑——柳凤英，你尽管笑吧！你的好日子到头了！面上却是堆着笑脸走了上去：“侧福晋，福晋请您到祠堂一会。”凤英奇道：“去祠堂干什么？”海青支吾，只是躬身：“这个……奴才不知道，侧福晋请……”

凤英见问不出个所以然，也没多想，将手中的道具交给碧荷，道：“你们自个儿练吧，一会儿再来教你们。”

一道闪电划过，凤英扶着海青的手向祠堂走去。谁都没有注意到，侧福晋身边那个看似忠诚的管家脸上露出了阴毒的笑容。

雷声一个接一个，似催命的炮声，凤英加快脚步，踏进佛堂只见幽暗的祠堂里几支残烛发出摇曳的光，随后大门就“吱呀”一声关了起来。

烛光愈发显得暗淡，凤英向后望去，海青却不见了身影。许多牌位在幽暗的光下显得十分诡异，凤英在祠堂里摸索着，不由得有些慌张，连声问道：“方管家？方管家？你在哪儿？”没有人理她，一个闪电打了下来，瞬间将整个佛堂照亮，玉琴面色凝重地出现在祠堂前，倒把正在寻人的凤英吓了一跳。

“跪下！”玉琴厉声道。

“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跪？”凤英素来与大福晋井水不犯河水，若不是因为同住一个屋檐下，她与她也不过是陌路人而已。此时大福晋突如其来出现，又不明不白地要她下跪，这叫她如何能从？

“跪下！”玉琴重复道，脸上杀机顿现。刚才消失的海青忽然从一旁闪出，猛地一脚踢向凤英的后膝盖，凤英吃痛，不由得跪了下来。

海青冷哼一声，道：“胆子不小，连福晋的话都敢违抗！”玉琴亦喝道：“大胆妖孽，胆敢混入王府妖言惑众图谋不轨，说，你为什么要加害王爷和整个王府？”

“快说！”海青附和道。

“什么妖孽？什么惑众？我不明白福晋什么意思！”凤英昂首看向他们，气势不输分毫。

“都众人皆知了，还想抵赖吗？”玉琴向海青使了个眼色，海青会意，一把从身后掐住了凤英的喉咙：“说，你是不是妖孽？”凤英冷笑：“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放开我，快放开我！”她拼死抗争着，却始终挣脱不得。

见凤英挣扎得鬓发散乱，玉琴并没有动摇，她目露凶光：“哼，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今天都得做一个了断！”凤英惊道：“你……你们想干什么？”玉琴将头扭到一边：“自古人妖殊途，你没有权利活在这个世上，就让我送你一程吧！”说完海青便开始用力掐紧凤英的脖子，情急之下的凤英往后对着海青的脚狠踹去，海青被踹得后退几步，凤英趁机向门口逃去，口中叫道：“我要见王爷，我要王爷——”

凤英的手刚刚碰到佛堂的门，又被追上来的海青拉了回去，他拿出暗藏的缎带，死死地勒住了凤英，阴狠道：“你再也见不了王爷了。”玉琴到底是妇人，把脸转了过去。

一个响雷炸起，凤英失去了挣扎的能力，瘫软下来。海青松开手，对玉琴道：“福晋，断气了。”

玉琴侧脸小心望去，只见凤英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顿时吓得跳了起来，叫道：“啊……快、快把她的眼睛合上，拖出去埋了。”

“是。”佛堂的门又“吱呀”一声开了条缝，海青拖着凤英往外走去。

积聚了几天的大雨终于倾盆而下。玉琴握住胸口的衣服，脸上的肌肉不断抽动着。

雨一直在下，似乎在哀痛凤英的离去，它无边无际，仿佛与天地连成一片，每一处都浸透了愁伤，每一处都挂满了凄凉。

昏黑的坟地里，每块墓碑都被雨打得噼啪作响，王府看守祖坟的尤叔打着伞，提着灯笼四处巡逻。忽然一阵尿急，他找了个地方解开裤子方便，却听到身后似乎有什么声音，他一惊，提上裤子侧耳仔细倾听。

坟地里传出时隐时现的婴儿哭声，一个猛烈的雷声在不远处轰然响起，尤叔吓得脸都绿了，扔下伞和灯笼撒腿就逃，大喊道：“有鬼，有鬼……”

大雨依旧，裕王府的大厅里，外出归来的傅伦眉头紧皱，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仿佛要捏碎石头般。身上被雨水淋了个透湿。

玉琴小心翼翼地上前，想用热毛巾为他擦拭，却被猛地一下推开，差点倒在地上。傅伦的愤怒不可抑制，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茶杯悉数翻倒：“你……你……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玉琴一下子跪在地上，放声哭了起来：“王爷，我这可全都是为了你，为了整个王府啊——妖孽不除，后患无穷……”

傅伦怒视着哭泣的女人：“你一口一个妖孽，你是神仙还是道士？凤英好好儿的怎么就成了妖孽了？！”

玉琴虽然心中害怕，却仍答道：“空穴来风，事出必有因，外面都传遍了，王爷要是不相信，臣妾也没法子。”

傅伦气得一把拽起福晋：“凤英眼看就要生产，你是一个女人，怎么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为什么不等我回来？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利？！”傅伦越说越气，连手都在颤抖。

玉琴一把抓住傅伦的手，颤声道：“若等王爷回来，心一软，事儿又办不成了，到时候酿成大祸，臣妾又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傅伦甩开她的手，斥道：“你少拿列祖列宗做借口！我看你是嫉妒成性，丧心病狂……”

玉琴听得面如死灰，只觉一颗心如坠深渊：“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王爷，为了王府，倘若王爷实在愤懑难平……”她取出藏在身上的白绫，“就请王爷赐死臣妾……”

“你！”傅伦伸手抓住白绫，看了看满脸泪痕的玉琴，终于还是不忍下手，无力地坐到了椅子上，喃喃道：“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这时，尤叔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连声道：“王爷，福晋，不好了，不好了，闹鬼了……”

玉琴一惊：“闹鬼？”二人愣住了。

一行人撑着伞来到坟地，大雨连绵不绝，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婴儿的哭声依然响亮，玉琴想起佛堂里凤英睁得大大的眼睛，不禁有些害怕，拉着傅伦的衣角道：“王爷……我早就说了是妖孽，你看，死了还纠缠不休……”

傅伦凝了凝神，道：“开棺——”下人们很快便把稀薄的泥土挖开，一起把棺材抬了出来。棺材落地的那一刻，婴儿的哭声忽然停止了。

下人们合力抬起棺盖，婴儿的哭声再次响起，大家定睛一看，只见凤英双手朝上，身旁是一个哇哇大哭的女婴。乍作验过尸后，回禀道：“王爷，侧福晋入棺之时只是被气堵住，并没有真正死去，入棺之后，又因分娩的阵痛醒来。可惜的是——侧福晋生下孩子便因失血过多而亡……”

傅伦看着玉琴，眼中满是悲痛：“你看看，你自己看看，这分明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婴，哪有什么妖孽？”

玉琴低头不语暗自懊悔，傅伦从丫鬟的手里接过女婴，哄了两下后交给她：“这次的事儿就到此为止吧，以后你要好好待她——”眼望死去的凤英，不免又难过起来，“就当对她娘娘的补偿。”长叹了一口气，他流着泪拂袖而去。

望着手中的可爱的婴孩，玉琴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

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花香，傅伦在前边走着，玉琴抱着凤英的孩子跟在后面，丫鬟们随侍在侧。玉琴啜泣道：“王爷……你已经好几天没理我了……就当臣妾错了，臣妾答应您，以后会好好照顾女儿，您就开口跟我说句话吧……”

傅伦看了看婴儿，长叹一声。玉琴试探地问道：“王爷，孩子还没取名字呢……”只见婴孩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傅伦心中一动，抬头看到天上的云朵，遂点头道：“她对云彩而笑，

又身处花香之中，就叫“云香”，如何？”

“云香？不错，就叫云香吧——”玉琴沉吟道。

傅伦抱起云香，把头埋进她的襁褓中，心中满是柔情：“云香，我可怜的孩子，你放心，阿玛不会让你吃苦，阿玛要让你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孩儿！”

自从云香从坟地里被救出后，方海青就一直心下惴惴，又听说了下人们议论凤英之死的种种，想起他勒死凤英的场面，不由得额头直冒冷汗。这些时日里他精神恍惚，似乎走到哪儿，都会看到凤英对他微笑、对他说：“方管家，你以为帮福晋一起害了我，就可以安享富贵了？我还有女儿，她会来找你的，她会为我报仇的——”

海青决定出外走走，大街上还是那么热闹，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忽然一只小手握住了他的手，海青低头一看，是个神情天真的小女孩。心中有鬼的海青一惊，一把将小女孩推倒在地，害怕地往后退去。

小女孩哇哇大哭，一个妇人走过来，拉着小女孩就走，嘴里还说：“月牙儿，叫你不要乱跑，你怎么不听呢？”又看了海青一眼，“这么大的人了，连孩子都要欺负，白活了一把年纪！”

海青满头大汗，脑中满是凤英，顿了顿，他疯狂地往前跑去，失态地喊：“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路人纷纷侧目而视，他恍若未闻，一径跑着。

午后的裕王府里，玉琴在宽大的床上睡得正沉，云香也在一侧的摇篮中酣睡。海青悄悄地潜了进来，摸到了云香的摇篮，咽了口唾沫，颤抖着手拿起一个小枕头，正想去闷婴儿的嘴，却不小心碰翻了一个瓶子。

玉琴骤然惊醒：“谁？谁在？”她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就在自己的面前，本能地拔出放在枕下的西洋枪，对准了海青。

海青慌了手脚，扑上去抢夺枪支，玉琴闭着眼睛扣动了扳机。云香被枪声惊醒，大哭起来，玉琴慢慢睁开眼睛，却发现海青满身是血地趴在自己的床边，吓得尖叫起来。

她的惊叫声传遍了王府。

裕王府门口树叶散落，一阵风吹过，它们打了个转又落在了地上。一身孝服的女子和幼童被推了出来，女子哭喊道：“你们这群杀人犯，杀人犯！”尤叔皱眉道：“够了，你丈夫方海青入屋行窃被杀是咎由自取，王爷既往不咎让你们走已是莫大的恩典，你们休要再纠缠。”任冰声嘶力竭，哭着喊着不肯走：“我丈夫在王府十几年，要偷东西早偷了，怎么会等到现在，他是冤枉的！是你们诬陷他，是你们害死他的，我要替他讨回这个公道……”

尤叔猛地把她推倒在地上，骂道：“不知好歹的东西！滚！”方天羽见他娘被推倒，冲上前去一把咬住尤叔的手：“不许你欺负我娘——”却被尤叔用力甩了出去。